

不要害怕人家批評

——對於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的一點小意見

掌 杉

由國立編譯館策劃的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出版之後，前前後後共有四、五個人分別對它發表了不同的意見，本來對於一件工作的完成是應該有人批評的，沒有人批評才是反常，現在這部選集已經英譯完成，而且都已經出版了，幾位編者譯者的努力已告結束，我們可以說它本身具有多少價值差不多也算是劃定了。現在有人提出來對它的批評，如果不是蓄意攻訐，應該無損於它的價值，況且，假使一位評者言論失當，根本只是在暴露他自己的偽見，有識者當不為其虛惑，基於這個觀點，我建議國立編譯館的幾位主其事者，不要害怕人家的批評。

三十一期的「書評書目」裏，景翔先生的「景翔書簡」針對中華文藝十月號的三篇評論文章，（陳燕的「關於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姜穆「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之商榷」，孫京東的「一部偏狹草率的選集」），極力為這部選集而辯，我覺得景翔先生是一個相當熱心而且很肯為文學努力的年輕作者，可是在這個書簡裏不免有些氣話，例如他在第二段裏說：「另外一件巧的事，是這三位先生批評的要點都在哪些人不該選上了，哪些人應該選又沒選的問題上打圈子。不是說人選問題不能批評，但拿一本英譯文學選集，不談英譯的優劣，而計較人選的問題，難免叫人覺得像一夥人進了粵菜館，却直抱怨沒吃到麻婆豆腐、蒜泥白肉和乾扁四季豆一樣，不敢說這幾位先生不懂得吃，至少是沒走

對地方」。景翔先生對於英譯工作的關心是值得我們欽佩的，同時他發現三位先生（陳燕、姜穆、孫京東）的評文裏沒有提到有關英譯的優劣是一種缺失，這也是對的，可是他認為討論人選的問題就像各人口味相異那樣則是一種很不正確的理論，景翔先生不知道中國歷代的文學選集本身就是一種文學批評，自「文章流別集」、「昭明文選」而後，幾乎每一個選集編者都代表着一種批評觀念，說起來對於何人該入選，何篇該編入都是一項很嚴肅的工作。討論選集中何人該選上而沒選上，或那些人該選上，此事何等之重要。豈能和上館子之事相提而論？我並無意暗示說這部選集的編者在編選作品時有所偏差（至於陳燕先生說余光中如何如何和葉維廉又如何如何，充其量也不過是「據說」罷了，真正是怎樣，我想只有余光中自己知道），但是我確信，讓大家來討論人選的適當與否是有必要的，至少可以聽聽各方的意見，不要使某一方的觀念成為這個文學世界裏的準則。景翔先生又說到這三位先生的評文裏「不談英譯的優劣，而計較人選的問題」我想這是評文本身的遺憾，却不是評者的錯，任何批評者都有權力選擇自己之所洞見者而發表出

來，我們不能因他批評得不周全而抹殺他對於部分地方的意見。國內外有許許多多的翻譯高手，為什麼他們不對這部選集提出意見？如果有朝一日有人對這部選集提出英譯優劣的問題時，我們同樣不能說他是在英譯的優劣裏「打圈子」，景翔先生竟然會忽略這些，實在令人費解。

另外「景翔書簡」第三段裏又說：「事實上，在我個人感覺裏，人選問題真的沒有什麼好爭的事」，「更重要的是入不入選根本不足以影響一個作家本身的成就」景翔先生也許真是動了肝火，否則他不會把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的好壞和一個作家的成就牽扯在一起，如果說任何討論人選問題的人都是為了關心他自己本身的成就而不是為了關心我們是不是已經拿出一本足以代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時代的選集，那麼我們真是沒有什麼話好說了。

所以評還是要評，人選的問題還是很重要，但我們必須真誠地來談，我們可以針對選入的作品或該選入而未選入的作品來談其優劣，但不應該把箭頭都指向編者，編輯當中的風風雨雨到底有誰真正能够拿出證據呢？姜穆先生以為「人類的私慾，都免不了，

對於這個『英譯選集』，我們也只好作如是觀了」當然有其個人的觀點，但我始終認為以余光中把自己的散文和詩都選入就斷定這個選集是「利用國家的經費，營一黨一派之私」則不免言之過重。

陳燕先生的「關於英譯『現代文學選集』」責難與建設兼而有之，但陳燕先生提到有關詩該被選入而未被選入的竟有三十三人之多（包括季紅、林亨泰、羊令野、楚戈、辛鬱、黃用、吳望堯、錦連、沈臨彬、桓夫、大荒、張默、彩羽、菩提、張健、何明、梅新、曠中玉、喬林、辛牧、施善繼、景翔、杜國清、鄭炯明、沙穗、王潤華、吳晟、林冷、藍菱、羅英、朶思、蘇紹連、季野等），據文中表示他是比較已入選者之作品而提出的，但是列得這麼多人未免太過草率。

我們的文學批評至今都還在冥昧的階段，飽讀中外文學理論的學者不是沒有，文學博士也在不少，可是大家都吝於把手伸向時代，鮮少對現代中國文學作品加以評介，不期待純正的文學批評我們還期待什麼？對於這本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我們希望各界的高手都能够挺身而出，發表各自的意見，也許可

1 個讀書的故事

亮軒著

亮軒是一位現代書生，博學多才，本期的家庭書目，就是經本刊邀請，他替我們開的第一張書目。「一個讀書的故事」，是他第一本書，以精鍊絕巧的散文，就讀書題材而寫的一本筆記小說。

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每冊30元

以作為以後國家做這類工作的參考。景翔先生在書簡裏說：「我常覺得我們的批評多屬責難性，而少建設性，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一般批評的人太忽略了一件事，本身所具的意義……」我們希望我們能够從根本上去探究，自作品本身的優劣而英譯之確當與否而整部選集的代表性等問題逐一去分析討論，我想這是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的每一位編者所樂意聽聞的。